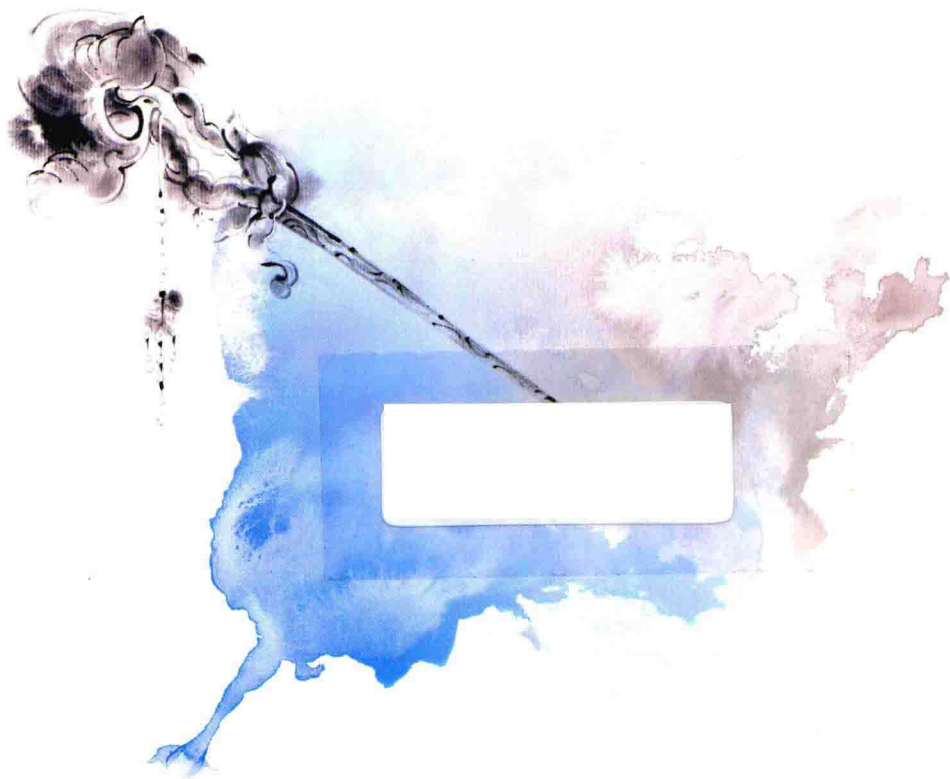


骄傲无双

jiāojiāo
wúshuā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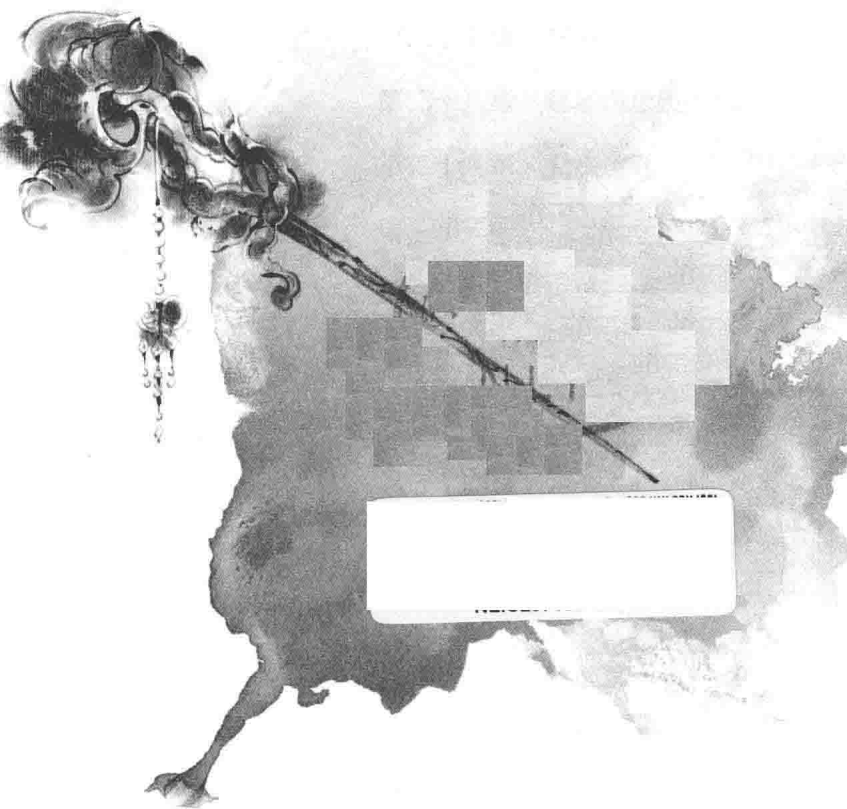
〔中卷〕

林家成
作品



骄傲无双

林家成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骄娇无双 / 林家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00-1663-7

I. ①骄…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7882 号

骄娇无双

林家成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丁元元 马晓婧

营销统筹 蕊 蕊

装帧设计 80 零·小贾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黎紫薇 袁 蓉

特约编辑 马晓婧

营销推广 陈 晨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62.5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ISBN 978-7-5500-1663-7

赣版权登字: 05-2016-4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谢郎虎窟救美	001
第二十二章	姬姒挥手赚得惊人财	018
第二十三章	襄阳别后无名节	032
第二十四章	回到建康人人欺	051
第二十五章	一场豪宴	069
第二十六章	情定	088
第二十七章	情绝	104
第二十八章	官场得意姬太郎	122
第二十九章	无法舍弃	139
第三十章	丝又连	157
第三十一章	恶有报	175
第三十二章	卿心如铁	192
第三十三章	与郎赴扬州	208
第三十四章	两个人的威风	223
第三十五章	王谢子弟	240
第三十六章	南北国师会	256
第三十七章	北地第一美男	271
第三十八章	谢郎和崔郎	288
第三十九章	出事了	303
第四十章	为救谢琅乱天下	316

谢郎虎窟救美

队伍来到县城外时，当地县令已带着兵马前来迎接。众人吃了两顿好饭，用热水洗了一个澡，只耽搁一晚便继续上路。

不过，这时的上路与前两天就完全不同了。当地县令派出一千兵马沿途护送，并且在抵达下一个县城后，还会有下一个县令派来的兵马加入。可以说，队伍走到现在，那是真正安全起来。

队伍一安全，众人也就完全放松了，而他们一放松，士族们喜欢的排场和享受，便也上来了。

晚餐是在一处荒原上进行的，铺得厚厚的白缎一直延伸了一里，各种精美的食物中，还伴有熏香袅袅，而且姬姁注意到，谢琅一入营帐，谢广等人便抬了一桶热水送了过去。

那厮还真是抓到一点机会，便把自己打理得舒舒服服的。

姬姁羡慕妒忌地看着那飘出袅袅白气的营帐，闷闷地敲了敲自己酸痛的腰。

就在姬姁郁闷时，她的营帐外，传来了谢广温和的声音：“姬小姑，我们烧了些热水，你要用吗？”

姬姁马上高兴地应道：“要的要的。”

“好的，稍候。”

转眼间，谢广和另外一个部曲，抬着一个大木桶进来了，再然后，便有几个不知他们从哪里叫来的婢子，忙着往桶里添上水。

木桶添满热水后，姬姁说道：“可以了，你们退下吧。”

几婢刚刚退下，姬姁又道：“帮我守在帐外。”

几婢恭敬地应了。

还别说，人疲惫的时候，这温水一泡，简直通体舒泰。

姬姁闭上双眼，人向桶沿一靠，舒服地哼哼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清雅动听的男音从身后突兀地传了来：“就这么舒服？”

嗖的一下，姬姁转过头去。一眼看到那个懒散地坐在她的榻上，一双大长腿跷着的郎君，姬姁不由欲哭无泪。她涨红着脸，小心地向水中潜了潜，只露出一个脑袋后，姬姁问道：“你怎么进来的？”转眼她又怒道，“那几个婢子呢？不是叫她们守在外面吗？”

对上姬姁因气愤而明亮清润的眼，谢琅微微欠了欠身，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说道：“她们自是守在外面。要叫进来吗？”

这样的守有什么意义？难道不是他进门时，那些婢子就应该阻拦的吗？

姬姁说道：“不用不用。”

姬姁又向水中缩了缩，把下巴也一并沉入水中后，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十八郎，那个，那个，我在沐浴呢。”

谢琅的声音闲散地传来：“我看到了。”

他还敢说他看到了！

姬姁又羞又怒，转眼她理智回头，又嚅嚅地求道：“十八郎，你能出去一下吗？你这样我会不自在的。”

谢琅静静地向后倚去，他一脸闲适地回道：“不能。”转眼他又说道，“我很自在。”

是你看人家洗澡，又不是人家看你洗澡！你当然自在了。

姬姁气得打了一个呃，结结巴巴地说道：“十八郎，那个，那个……”她“那个”了半天，也不知怎么说下去了。

透过湿漉漉的眼睫毛，姬姁又悄悄打量着谢琅的脸色，也不知怎么的，她越是打量，就越是不安。

就在姬姁一双眼珠子乱转，身子缩在水里不停地想着对策时，突然地，

谢琅动了。

他闲散地站了起来，缓步朝着姬姁踱来。

他，他，她在水中一丝不挂，他竟然还要过来……

姬姁连忙把身子贴到桶边，只露出雪白的纤背和半边后翘的雪臀让人可以看到，她眼中含着两汪泪水，又惊又急地叫道：“你，你别过来了。”

让姬姁惊喜的是，谢琅还真止了步，他负着手，目光瞟过姬姁那湿淋淋的秀发黏着的粉颊，看向她水润水润的樱唇，然后转向从他这个角度能看到的，她颈下的雪白。

看了一会儿后，谢琅突然说道：“一直觉得阿姁还小，原来真不小了。”

他，他这话什么意思？姬姁的脸红艳欲滴。

她越是窘迫，谢琅越是目光如水，欣赏了一阵后，谢琅又道：“阿姁眉间虽有凛然之态，此刻的眼波却有妇人清媚，倒是比旁个同岁数的小姑娘更艳些。”

听到他拿自己与旁人做比，姬姁怒了，她瞪着他叫道：“做什么拿我与别的妇人比，显摆你经历的女人多吗？”言下竟颇有悻悻之意。

谢琅失笑。

他突然脚步一提，继续向姬姁走来。这次他走得太突然，姬姁一声呵斥还含在嘴里，谢琅便在木桶旁站定，他低下头，朝着一丝不挂的姬姁望来。

姬姁大惊，她连忙向前挤，拼命把胸脯压在桶沿上。

对着她修长颈项下的一片白，谢琅呼吸一滞，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道：“这木桶倒是艳福不浅。”见姬姁一副不明白的模样，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干脆地提醒她，“阿姁别挤了。”

别挤了，什么意思？

姬姁顺着他的目光低下头来。这一低头，她立马看到自己被挤得越发坟起的雪丘，以及雪丘间深深的沟壑，不由惊叫着紧紧捂上。

就在这时，她的下巴被一股力道抬起，转眼间，两片弓唇覆在了她的唇瓣上。

谢琅的这个动作十分突然，姬姁什么都来不及做，便发现下巴被紧紧锢制，他那温热的唇，也结实地震上了她的。

四唇相贴的瞬间，清新的男子气息扑鼻而来，姬姁刚要挣扎，一只大手，顺着她的雪背滑向她的臀部。

对与男人相处，隐约有点记忆的姬姁，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

谢琅的大掌，在她滑嫩的腰背上滑过，他另一只手抬起她下颌，在她唇角轻轻吮了吮后，郎君轻哑的声音低低地传来：“卿卿，你不打算嫁我吗？”

他声音轻得可以，简直透着一种刻骨的温柔，可与此相反的，却是他那猛然抓捏着她臀肉的动作。

感觉到他这语气中的寒气，以及他动作中的戾气，姬姁打了一个哆嗦后，谄媚地说道：“怎，怎么会呢？”

说出这几个字后，感觉到郎君依然紧握的手掌，以及磨着自己唇的牙齿，她迅速地说了起来：“阿郎莫非忘了，阿姁最是倾慕郎君了。”她放软自己的声音，绵绵的，带着几分委屈地陈述道，“去年冬寒，阿姁有四十几天不曾得见郎君，心中日思夜想，直觉度日如年。”

她这话回答得不错，那抓着她臀肉的大掌也就放松了力道，转到她腰间摩挲起来。

然后，姬姁听到谢琅轻轻的呢喃声：“那么，是四十几日呢？”

幸好，姬姁记忆向来出众，再说，那阵子的相思滋味，也着实难受，当下，她软绵绵地，似泣似缠绵地诉道：“四十三日又九个时辰。”

姬姁这话一出，锢着她下巴的大手放下了，他用唇瓣在姬姁的小嘴上摩挲一会儿后，谢琅哑声说道：“……甚好。以后我们每次别离，你都要这般深记……若是再这般恼人，我可顾不得你年岁还小了。”

说完，他用极大的毅力放开她，转过头大步离去。

看到谢琅离开，姬姁双眼闪亮闪亮，整个人大大吐了一口气。

可她那口气刚刚吐出，便看到走出几步的谢琅，脚步一转，竟重新回到了她的榻上坐好。

望着继续跷着大长腿晃悠的谢琅，姬姁呆了。她有心质问，却也知道，从此以后只怕只能迂回对付了。

于是，姬姁软软地求道：“阿郎，你出去好不好？”

谢琅从一侧端起凉好的茶，慢慢抿了一口后，眼皮也不抬地说道：“不好。”在姬姁一噎中，他又道，“阿姁这身衣裳还是我挑选的，待会儿，郎君亲自帮你穿上。”

姬姁涨红了脸。

她瞪着谢琅，眼珠子转了半晌，终是软软地求道：“阿郎，再等我一年

好不好？等我及了笄。”姬姁装作害羞地低下头，轻轻说道，“阿姁长大后，定然会很美，到那时，再让郎君一睹究竟，好不好？”

她这话，实在说得绵软，实在含了无限柔情。

对着眉目微垂，羽毛般的睫毛扑闪扑闪着，说不出可怜可爱的姬姁，谢琅的唇角猛然抽动了一下，转眼，他似笑非笑地说道：“这个我不能答应。”

在姬姁一下子脸色变得雪白中，谢琅的笑容更深了，他闲闲站起淡淡说道：“殊不知，世间最有一种无赖子，千般谄媚百般温柔，全都是想拖得一日便是一日。”

一句话说得姬姁老实低头后，谢琅道：“听人说，你私底下嘀咕，那日在船上你不过是被我抱了一下，反正你不是个在乎名节的，这搂抱之事毫无所谓，可有此言？”

他这话是轻言细语道来的，可姬姁却是身上的汗毛倒竖，她本能地感觉到，这种问题，她一个回答不妥，便下场难料。

于是，姬姁低下头，小小声地说道：“不，不是的……阿郎抱着我时，我心怦怦直跳，真是好生快活。”见他寒意不减，她继续软软诉道，“世间女子，哪有不在乎名节的？我都是阿郎的人了，自想与阿郎朝夕相处，相濡以沫。”

很好，她这番话吐出后，对方寒意大减。

可姬姁还没来得及松气，谢琅温温和和的声音再次传来：“卢恒向你提到婚娶之事，你怎的犹豫那么久？”

人家那么有诚意，难道不许她考虑考虑？

低着头的姬姁暗中翻了一个白眼。不过她自是知道，这种事万万说不得实话。于是她委屈地吸了吸鼻子，道：“阿姁那时在看郎君呢，有人求娶阿姁，郎君居然不怒、不妒、不理睬，阿姁只顾着自己难受去了，不行吗？”

很显然，她这个回答也还尚可，这让她再次温暖起来。

这时，谢琅温和的声音传了来：“以后注意些。”说罢，他广袖一甩出了营帐。

姬姁朝着外面吐了吐舌头，恨恨地想道：这厮也太无耻，若有机会，我一定要报复回去。

这时，桶中的水早就凉透了，姬姁一边匆匆擦拭身子，一边忍着他碰过的地方遗留的温热触感，恨道：“居然趁我洗澡时……这般乘人之危，实在

可恨可气！”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一个骑士从北边来，递了一封信给谢琅。谢琅看了那封信后，马上叫起所有郎君到他营帐开会。

他们这会一开，便是整整两个时辰。两个时辰后，北魏众使与陈郡谢氏的队伍分道而行，陈郡谢氏按原定的计划前进，北魏众使则从小道转向另一个县城。

队伍分拆后，陈郡谢氏这一支只有不到五百人了。不过，这四五百人都没有什么行李，人人骑着骏马，而且只需保护谢琅、谢二十九和姬姁三人，可以称得上是轻车简行，倒也不怕匪徒。

走了小半个时辰后，姬姁靠近谢琅的马车，好奇地问道：“十八郎，为什么要分开走啊？”

听到她娇脆的声音，谢琅放下手中的卷册，抬头向她看来。

他的目光，先是瞟过她美丽青涩的面孔。只是这一次，他不由自主地在她的眉眼间流连了一番：阿姁年纪虽小，可直到昨日，他才发现她的眉眼之间，竟有了一种与她年龄和经历完全不符的清媚之气。

姬姁见他不答，便抬眼朝他看去，哪知这一看，却发现谢琅朝着她颈子下面瞟去。

唰的一下，姬姁的小脸涨了个通红，她结结巴巴地叫道：“你，你看什么？”一边说，她一边迅速地缩回了头。

缩回了马车中，她还想着他那一眼看来时，那如影随形的灼热。她低下头，朝着自己有点松散的衣服看去，猛然发现竟露出了小半锁骨，姬姁连忙紧了紧衣服。

虽然，姬姁一直想知道他们开会时说了什么内容，可无人提起，她也不好再加以询问。

转眼间，两天过去了，而队伍也在傍晚时进了一个县城。

县城城门外，车马如云。

姬姁无意中一掀帘，看到那县城外黑黑的一片，便是脸色大变。

只见那整齐站立在城门外的队伍，竟是密密麻麻看不到边际，少说也有三四千之众。

那些队伍虽然不曾举着旗帜，可光从他们纹丝不动地骑在马背上的架势，便让姬姁感觉到，这是一支百练之兵。

姬姁惊了，她来到谢琅身侧，急急问道：“阿郎，这是怎么回事？”

谢琅还没有回答，一侧的谢二十九已经低沉地开了口：“大将军刘义康派人来迎接我们了。”

姬姁奇道：“迎接人，需要这么大的阵仗吗？”

谢二十九表情严肃，低声说道：“他们原本想迎接的是北魏人，现在北魏人改了道，我们就排在前头了。”他转向谢琅看了一眼，建议道，“十八兄，咱们这支队伍中尽是丈夫，你这妇人混入其中太过扎眼，让她马上改装！”

就在姬姁急忙换装时，谢二十九的低语声再次传来：“早在建康时便听人说过，这个刘义康嚣张跋扈，荒淫嗜杀，不过，他也极善于治兵，所以一直被陛下重用。十八兄，这刘义康听说还男女不忌，我们这样的身份他或许不敢欺，可姬姁即便是换上了男装也应多加注意。”

谢琅认真地看着前方，闻言他点了点头，回头朝谢广吩咐了一声，于是谢广策马来到姬姁马车外，对她说道：“姬小姑，这里有一些锅底灰，你把它均匀抹在脸上和手上吧。”

姬姁连忙应了，她伸手接过，细细地涂抹起来。

这时，队伍已经离那些人不远了。

队伍越是靠近，姬姁越是心惊，那排在城门外的几千兵卒，虽然身上只是布衣，却一个个手持长戟。那刘义康显然真是十分擅长治兵，这几千兵卒光是站在那里，便有一种冲天血气，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煞之气。

旋即姬姁又想道：咱们刘宋有这样的兵卒，应该不怕那些北魏人啊。

她还在胡思乱想，车队终于来到了阵列之前。

这一次，陈郡谢氏的队伍过来后，不但没有人热情围拥，百般奉承，反而他们越是靠得近，便越是能感觉到这三四千人的浓烈煞气。

就在陈郡谢氏的队伍离他们只有五十步不到时，猛然，兵卒的后面传来了哈哈大笑声。一个长着络腮胡子，面目端正俊朗，身穿金红色的宗室郡王袍服的中年人，在十几个人的簇拥下，大步迎了出来。

这人，定然就是大将军刘义康了。

看到刘义康，姬姁猛然明白过来，为什么当今陛下对这个宗室郡王万般信赖，实是因为这个人虽然残暴之名远近皆知，可他的长相却显得非常正派，非常让人信赖。

在姬姁东想西想时，刘义康声音洪亮地说道：“孤王早就听人说过，陈

郡谢氏的谢十八胆大包天、为所欲为。以前孤王还不信呢，现在终于知道了，连这北魏人，谢十八想让他们改道他们就乖乖听话改道，可不正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吗？”

刘义康这话极不客气，简直是指着谢琅说他与北魏人有勾结。

就在陈郡谢氏的众人脸色微变时，谁也没有想到，那刘义康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大笑过后，他却是声音一转，语气神态都变得随意客气了，只听他说道：“勿怪勿怪，方才之言不过是与十八郎开个玩笑。”

说到这里，刘义康右手一扬，客气地说道：“两位谢郎难得来江北一趟，刘某愿尽地主之谊。请了！”

谢琅回以一礼，微笑道：“大将军请！”

谢琅一行人，在刘义康不时爆发出的朗声大笑中，步入了县城里。

眼前这个县城，却比前一个县城要繁华得多。一行人刚刚步入城门，姬姒便看到，这城中左右两侧也站满了许多前来迎接的人。只是这些人表情尴尬，举止僵硬。看他们的衣着打扮，应该是这个县城的县令以及县中豪强了。

刘义康的煞气实在太盛，他不开口，整个县城都鸦雀无声。而此刻，他朝着那些豪强打量了一会儿后，又嘎声笑道：“还是谢十八面子大，这一来到米县，米县人就倾城而出了。”

说到这里，他又道：“听说两位谢郎是准备前往襄阳？正好，刘某过几日也准备去襄阳走一走，正好一并前去。”

然后，他又声音洪亮地说道：“刘某在这米县还有一个庄园，这米县风景不错，刘某这个庄园当时也是用了些心的，两位谢郎旅途劳顿，不妨多歇息几日。”

就这样，在刘义康的自说自话中，陈郡谢氏的队伍，简直是被几千人挟持着拥入了米县的西巷，来到了刘义康口中的那个庄园。

陡一看到那庄园，姬姒吃了一惊。

眼前这个庄园，当真是金碧辉煌，那宏伟的碑楼，那掩映在树木下的秀丽楼阁，都给人一种极尽奢华之感。而这里还不是刘义康的大将军府，仅仅是他在米县的一个小庄园。

刘义康十二岁就担任豫州刺史，到如今，他已是都督八州军事，可谓权倾一时。

望着前方华屋林立，楼阁处处，在阳光下华丽光彩的庄园，姬姒暗暗想

道：陛下对宗室的信任，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光看刘义康这个庄子，便知他有多么骄纵奢华了，可陛下居然还让他都督八州军事。

庄园外，站了几十个男男女女，这些人看到谢琅等人的到来，一个个都是双眼发亮，神态中带着无比的仰慕。

这种仰慕，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向往，却是刘义康这个宗室，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的。

刘义康一双铜铃眼煞气沉沉地四下盯了一眼后，再次哈哈大笑。

只见他信手招来两个幕僚，对着谢氏兄弟一指后，刘义康命令道：“这两位乃是陈郡谢氏的郎君，他们会在庄子里住上一阵，你们好生招待了。”声音一落，他转向谢琅和谢二十九，叉了叉手后，刘义康皮笑肉不笑地说道，“真是不巧，刘某突然记起还有一件急事要处理，还请两位郎君先入庄子好生休整几日，刘某去去就回。”转眼，刘义康对着那几千兵卒高声喝道，“都散了吧。”他瞟了谢琅兄弟一眼，又阴阳怪气地加上一句，“庄子里既然有贵客前来，你等这些日子且好生给我守着！”

就这样，刘义康大喇喇地走了。

他虽走了，可最后那句威胁的话，却令得四下的气氛越发凝滞。

庄园里面也极尽奢华，陈郡谢氏的人占了西侧的一个大院落。

一入院落，部曲们便忙碌起来，就在他们忙忙碌碌时，谢二十九和他的部曲们，严肃着一张脸商量起对策来。

他们这里气氛紧张，那一侧，谢广等人却在焚香煮酒。再过一会儿，沐浴过后，披散着墨发，一袭宽松广袍的谢琅，已在院子里弹起琴来。

琴声悠然清散，宛如一道春风，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自在和清凉，不知不觉中，谢二十九等人放松下来。

姬姁也被这琴声抚慰了，她放松后洗了一个澡，就着夜风吹干头发，再扮成少年轻步走到了花园中。

姬姁出来时，天空中最后一缕残霞渐渐散去，而东边的那轮弦月，已挂上了天宇。

姬姁没有注意到，当她一脸闲散快乐地与谢琅兄弟说着话时，一个从不远处经过的幕僚目光闪动，似是若有所思。

这时，谢二十九郎沉着一张脸，低声说道：“十八兄，刘义康那人向来不择手段。十八兄你的名望摆在那里，只怕刘义康会想要通过你来影响众士

族。他都督八州军事，又向来是个行事骄纵不要脸皮的，到时会防不胜防啊。”

谢琅点头，他徐徐说道：“在姬小姑的房间外加派人手！”

“是。”

“以后所有人说话时都小心一点，万不可让刘义康知道姬小姑的身份。”

“是。”

可让姬姁和谢琅都没有想到的是，有些事，你便是知道了，也十分小心了，避不过的依然还是避不过。因为你是人家的地盘上。

这一天晚上，姬姁还没有睡着，便闻到了房中熏香的气味有点奇怪。

她挣扎着想要叫唤，却是努力睁开眼，又晕睡过去。

姬姁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阴暗的所在。她刚刚坐起，便发现自己的手脚竟然都被铐起来了，那锁链特别短，使得姬姁只有两步方圆的活动空间。

就在姬姁一步一步挪着，试图找到出去的法门时，突然，她听到外面传来了几个人的对话声：“人醒了没有？”

“回管事的话，约莫还要小半个时辰才能苏醒。”

“小心点看着。”

“是。”

“那个，管事大人。小人听说，房中的这个小姑，应是谢十八的什么心上人，在他眼里，还挺有分量的？”

那管事的声音传来：“可能吧，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印证。”

这时，那人又问道：“刚才那个相骨的人来看了，除了说里面那个是个小姑外，好似还说了些什么，管事大人听到了吗？”

“听到了，说是房中的这个小姑是个罕有的内媚绝色之女，刚才我禀报给大将军时，他还在考虑，要不要把她献给陛下呢。”

那人说道：“我就说呢，这小姑也不见颜色十分的好，怎么就入了谢十八的眼？原来是个内媚的，这样就说得通了。”

接下来，两人又说了一通话，才相继离去。

那两人离去后，姬姁想尽了办法，也找不到出去的法子。

约莫到了傍晚，姬姁都饿得手脚无力了，才有两个婢子过来服侍她用了餐，帮她洗了一个澡。

洗澡时，一个中年婢妇不停地在姬姁身上捏捏按按，她似乎精通相骨，

所作所为都是在确定姬姁的骨相。

沐浴更衣后，两婢给姬姁着重打扮了一番。虽然没有铜镜，可打扮完毕后，姬姁却从两婢那怔愣惊叹的眼中，知道自己此刻定然极美。

说起来，姬姁本是那种极度适合打扮的人。她因为前世的经历，眼神多多少少有种媚意，她的身上，也隐藏着一种少妇才有的风韵。这一切，因为姬姁前世的记忆尚少，影响也不大，都呈隐藏之势，可要是擅长打扮的人把她这种隐藏的魅惑勾画出来，却能令她姿色大增。

把姬姁打扮一通后，两婢又除去了姬姁手脚上的锁链，再然后，在六个身强力壮的婢女押送下，姬姁走出了这间阴暗的厢房。

姬姁对庄园不熟，也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走在柳树下，她看着不远处的楼阁，暗暗忖道：也不知我是不是还在那个庄园里？

就在他悄悄打量四周时，突然间，一婢说道：“待会儿大将军会有话问你，你要不想吃苦头，就乖乖地照实说来。”

婢子声音一落，突然间，姬姁听到不远处的树林中，传来了一阵男子的笑声。

见到姬姁转头怔怔地看去，一婢羡慕地说道：“你是不是想知道那人是谁？他呀，就是咱们刘宋的皇太子。”略顿了顿，那婢子轻叹道，“也不知你走了什么运，大将军竟是准备把你送给太子殿下。”

什么？把她送给太子殿下？

姬姁脸色一白，这时一阵春风拂面而来，姬姁感到身上微凉，低头看去。这一看，姬姁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衫衣，竟是十分的薄而透。并且，因着胸衣和腰带等物的巧妙作用，她重点部位遮得严严实实，可里面雪白的肌肤，却在薄纱下若隐若现，极得透与不透之妙。

姬姁刚才心事重重，竟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这身衣着的不妥。

抿了抿唇，姬姁抬起头来，向着几个婢女低声问道：“十八郎呢？谢十八可在这里？”

“谢十八？”听到这个名字，婢女双眼明亮极了，“你在说谢十八？啊，我的谢郎啊，他定然是在建康的，怎么可能在这里？”

姬姁心里一沉，她这时才发现，自己竟不知道昏睡了几日，也不知被移到了什么地方。

当姬姁来到一个大殿前面时，从殿中走出了一个小美人，她朝姬姁看了

一眼，说道：“让我带她进去吧。”

“是。”

大殿十分幽深，姬姁一进去，便看到那个端坐在高台上，正慢慢饮着酒的刘义康。

大殿中，除了刘义康外，便是几个面无表情的护卫，以及八个美貌婢女。

在姬姁进来时，这些护卫婢女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便是走在姬姁前面的那个美妇，脚步也是落地无声。可以说，除了姬姁的脚步声，便只有刘义康吞咽酒水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

这不是肃静，这是一种无声的压抑，是能让人窒息的压抑。

转眼间，姬姁来到了刘义康对面。

刘义康开口了，他道：“坐。”

姬姁看了他一眼，回头退后两步，在榻上坐下。

刘义康又喝了几口酒后，才嘎着那粗哑的嗓音问道：“姓什么？”

姬姁垂眸，她轻声说道：“我姓姬。”一言道出，见到刘义康因为不耐烦，脸颊的肌肉开始跳动，她连忙又道，“黄帝之后的那个姬姓。”

刘义康“嗯”了一声，他粗声粗气地说道：“你与谢琅是什么关系？”他也不等姬姁开口，便又嘎声说道，“便是没有关系也不打紧，你这小姑子长得不错，本将军可以收你为义女，将你送给太子为妾。”

姬姁判断出，刘义康这话丝毫不曾作伪。事实上，以刘义康的地位和个性，他能与姬姁这样身份的小姑耐下性子说两句话已是难得了，本就犯不着与她多说废话。

姬姁还没有回答，那一侧，刘义康把酒盅朝几上一放，喝道：“斟酒！”

“是，是。”一个美婢连忙走上前来。这时姬姁才发现，整个大殿中，无论美婢还是护卫，都是紧张无比的。那美婢斟酒的手一直在抖，她因为太紧张，斟着斟着，那酒水终是溅出了酒盅。

看到那酒水溢出，美婢恐惧到了极点，她迅速放下酒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颤声求道：“主公饶命！主公饶命！”

刘义康连眼皮也没有抬，只是挥了挥手，命令道：“拖出去！”

“是！”

转眼，两个护卫来到那拼命哭求的美婢身后，把她嘴一堵便倒拖了出去。就在姬姁以为那美婢拖出去也就是揍一顿或饿两天时，只听得外面突兀

地传来一声惨叫。再一转眼，那两个护卫用木盒端着一个血淋淋的美人头放在了刘义康的前面。

姬姁一低头，便对上了那鲜血犹温的美婢人头，对上她那死不瞑目的大眼。猛然间，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和惊乱涌上了姬姁的心头，她连连吞咽几下，才止住那奔涌而出的呕吐欲望。

见到姬姁脸色白得不成样，却始终不曾晕倒，更不曾尖叫，刘义康瞟了她一眼，右手一挥说道：“拿下去吧。”

“是。”护卫端起那血淋淋的人头退了下去。

木盒虽然拿下去了，可刚才停放木盒的地方，犹有点点血迹，再加上这大殿幽深而不通风，一股子血腥味始终弥漫着。

姬姁悄悄抬眼，她看到刘义康半闭着眼，享受地吸了几口犹带血味的空气，这才下令道：“焚香。”

“是。”美婢们轻声应了，转眼，殿角飘来一阵清香。

这时，刘义康终于有心想理会姬姁了，他瞟了姬姁一眼，粗声说道：“本将军说话，从来不耐烦说第二遍！”

姬姁一凛，连忙颤声说道：“我，我与谢十八郎，有私情。”

这句话，由不得她不说。她现在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成为刘义康的义女，成为他笼络他人的礼品；二就是坦白。这个可怕的地方，姬姁是一刻钟也不想待了，所以她选择了坦白。

没想到姬姁会说她与谢十八有私情，刘义康终于抬起眼皮向她打量起来。

刘义康慢慢重复道：“你和谢十八，会有私情？”

姬姁低声说道：“是。”

刘义康显然不太相信，他还在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刘义康右手一挥，道：“带下去。”

“是。”

于是，又有两个美婢上前，带着姬姁出了大殿。

几乎是一走出大殿，姬姁双腿便一软，她扶着树干，哇哇大吐起来。

无论是前生还是今世，姬姁不是没有见过死亡，也不是没有见过鲜血。可如今，她直面真正的残暴嗜杀，才知道这简单的四个字是什么含义。

姬姁没有回房多久，傍晚时，她再次被婢女们打扮得美美的，再次出现